

百味书斋 黄东光  
慰藉心灵的田园牧歌

张晓风的散文，朴实中带着一份理性，清隽的释理中，又以亲切自然的说辞，予人以大道至简的智慧启迪。这本《我自我的田渠归来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），以平民化的视角，剖析烟火生活中的简单与纷繁，其真诚温润的道白，让平淡静寂的生活顿时变得曼妙多趣。

全书依据宋词词调分类方式，将文章分为“小令”“中调”“长调”三部分。从中，能读到杨柳清风、普世仁爱、家国情怀。张晓风善于从细微的生活表层，撷取常人忽略的一面，用她由表及里、由浅入深的诠释，发现生活之美，揭示蕴含其间的深刻事理。她的笔触，既涉足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说到饮食开店、坐车旅行、婚丧嫁娶……贩夫走卒、家庭“煮”妇、上班一族，无不进入其笔端。可以说，平民的日常生活，在她的笔下，都得到了多维度的体现。从店家一幅小小的对联里，她看到了人性的温暖，更为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而赞叹。她从一次坐计程车，司机由于不认路，坚持不收绕路的费用，感受到人世间脉脉的一缕温情，并为那种诚信的力量所撼动。就连普普通通的占卜打卦，她也能从中体察到黎民百姓对家运、国运的殷切牵挂。张晓风镂刻着尘世的百态，以她朴素流畅的文笔，书写着各行各业人们对生活的理解，对真善美的热切追求。她携着清新的田园之风，满怀着澄澈剔透的赤子之心，抒写着俗事俗情，涵盖吃、穿、住、行等方方面面，家长里短，尽展对生活的闲适与从容。

久居高楼林立的“城市森林”，都市人每每为环境的逼仄，事业的不顺，人生的挫折而焦虑而纠结。看罢《我自我的田渠归来》，原本浮躁的心会渐渐平复，沉浸于张晓风和风惠畅似的布道中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并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不堪。在张晓风的笔端，再不济的生活，都泛着小日子的甜香，散发着田园牧歌似的清新和快乐。“能放下的就应该放下，能淡忘的就须淡忘。心，太宝贵了。不应压上不该压上的东西。”简朴的话语，告诉我们，学会放下，放会释怀，让心灵轻灵，才会快乐久久。“吃简单的饭，喝简单的酒，用直来直往的简单方法为人处世，并且珍惜每一种美味，爱惜每一分物力。”揭示了简单处世和活在当下的重要性，且行且珍惜，日子定会越过越美好。而她透过表象所诠释的哲味则更加发人深省，如“所谓幸福，就是活着，就是在盛暑苦热的日子，喝一杯甘冽沁脾的酸梅汤。”把幸福言说得如此可亲可触，于是，再庸常的生活，也会在静寂无声中变得活色生香。

打量着生活的每一个现场，张晓风由衷的赞美着人间的点滴温情，颂扬着淳朴良善的社风、民风，感怀于普世真理对人们心灵的滋养。她用明白晓畅的语言，析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，通读全篇，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。“这一天，觉得自己极幸福；这一天，我是辛苦老农，刚整理完田渠回家，浑身为雨水湿透，于是喝一碗红心番薯汤；这一天，我活得多么理直气壮啊！”细细品咂，悠然顿悟，这不正是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！”最直观、最生动的表达吗？

托尔斯泰说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张晓风在《我自我的田渠归来》里，勾勒着一幅温暖怡人的幸福画卷，用她睿智的叙

写，道出了清隽致远的心灵悟语。她激活了大众对幸福生活的向往，恰似晚春之际吹响了一曲悠远的笛音，清丽婉转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琼州风物 陈光润  
老家的鸡啄树



鸡啄树

在老家黄流村的玉帽墩高处，有一棵粗大、苍老的大树，它并不高，看起来有些矮壮，不过长年枝繁叶茂，杆圆茎粗。远远望去，好像是一团浓浓的绿云镶嵌在龙腾湾畔。它粗大的树干和虬曲纵横的树杈诠释着自身悠久的历史。

鸡啄树只是乐东方言中的叫法，它的学名为鹊肾树。谁也不清楚它的具体年龄，按黄流村志记载，鸡啄树与村里最早的庙宇有关联。宋代最早入村的汉人——黎氏先人在当时森林茂盛、古树参天的玉帽墩附近落脚，并在此繁衍生息，后在玉帽墩巅建造黎氏小庙——黄流玉庙，小庙的门口就种了一棵鸡啄树，然而，现有的鸡啄树究竟是原先存留的还是后来育种的，由于时代久远，缺乏史料佐证和后人考究，它的树龄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老一辈人口传，这树至少500年。

我儿时印象中，每当春末，古鸡啄树绿叶丛中长满了无数碎小的粉黄花苞，渐渐地，鸡啄树开花，玉帽墩香气四溢，沁人心脾。到了农事繁忙时节，花儿散落，那金黄色的米粒般“鸡啄籽”悄悄地挂满了枝头，在日光下迎风起舞。过去，我们在鸡啄树下的空地上玩跳房子、摘鸡啄籽、斗鸡或者弹玻璃珠，度过难忘的童年美好时光。长大成人后，我才从相关史料上知晓它的来源和历史内涵。

鸡啄树北面50米处，正是黄流历史上第一间学校——黄流义学的诞生地，由从崖城迁居黄流养老的明代崖州学正陈庄一手创办，这间学校对黄流而言意义非凡，它拉开了文化之乡黄流古代教育的序幕，从文化意义上来看，莆田人陈庄应当受到世世代代的黄流人敬仰和铭记。

两栋崖州韵味十足的清末拔贡陈锡熙庭院，与鸡啄树只相隔一条乡间小路，这一片区域因其功名被当地人称为“拔贡坊”，殊不知，满清王朝最后的30年间，占地不到4000平方米的拔贡坊就出了4名贡生、2名一等秀才、1名太学生。鸡啄树方圆一里范围人文气息浓厚，是黄流人文的发祥地。

村里的古物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老去，唯有这棵鸡啄树，一年年开花结果，充满生命力，在黄流人心目中颇为神圣。尽管玉帽墩周边历经百年风吹雨打，村舍改造，也没有人敢对这棵灵性之树“动心思”，至今依旧矗立在墩巅，毫发未损，默默地守护着黄流的平安和昌盛。它与旁边两栋白墙黛瓦、飞檐翘角的琼州府学教授陈锡熙故居交相辉映，诉说着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一起保护着黄流作为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底色。

黄流是个英才迭出的好地方。她北靠巍峨的尖峰岭，南接浩瀚无边的面前海。受鸡啄树庇佑的家乡自古民风淳厚，文教昌盛，人杰地灵，书香氛围浓厚，英才俊彦层出不穷，明清科考时代获取功名的举人和贡生就有近60人，更有“今之古人”“父子贡贤”“兄弟武举”等悠久的人文逸事源远流长，享誉琼南大地，当地村民都能娓娓道来。新时代同样人才荟萃，产生了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，著名雕刻家林毓豪，世界技巧冠军胡富芬等。改革春风吹遍琼岛，黄流儿女传承了吃苦耐劳、敢为人先的奋斗基因，在龙腾湾畔披荆斩棘、开拓进取，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，建设了钟灵毓秀的文化艺术之乡。

古老的鸡啄树见证黄流千百来世事的变迁，也承载着祖先流传下来的民风习俗。古鸡啄树下的空地，以前是乡民乘荫纳凉、吟唱崖州土韵的场所。

崖州民歌朴实自然、情感真挚、音韵和谐，为当地百姓所喜闻乐见，是琼南田野上一朵瑰丽的民间文学奇葩，更是家乡人重要的精神粮食。当年在鸡啄树下吟唱过的乡人和歌声早已湮没在时光中，无处寻觅。如今，受鸡啄树荫护的家乡游子，远离故土，寄住他乡，在走过很多的路、遇见很多人、也听过很多声音之后，心中最惦念的还是家乡玉帽墩巅的那棵沧桑古鸡啄树，它已成为黄流的人文符号和游子的乡愁记忆。

茶悦人生 朱晓剑  
宋之茶风遗海口

说起茶铺，在不同的城市，也是各有风味的。海口亦有各种类型的茶铺，不过与成都的大不相同，且取名为“老爸茶”，据说原来为“霸”，是霸道的“霸”，多为老年人无所事事地喝茶闲话。这样子倒与成都茶铺有些相像（年轻人坐茶馆的少矣）。

也许这才能观察海口的茶俗。不过，这样的地方在闹市区已不多见。这大约跟年轻人喜欢泡咖啡馆有关吧。在骑楼老街上的几个街巷里闲逛一回，却未遇到“老爸茶”，咖啡馆倒是见到了好些家，且年轻人在那里看书或闲聊。茶铺或咖啡馆，并不是颓废的象征，反而是一种成熟的城市文化的呈现。要知道，如果仅仅是物质上的丰富，没有精神上的休闲，倒也不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。

海口的饮茶史颇久，但记录的书册却不多见，倒是零散文章中有所提到。坡翁在海南期间写的《汲江煎茶》诗说：“活水还须活火烹，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未易禁三碗，坐听荒城长短更。”正是茶文化最鼎盛的时期。而在明朝时，海南的黎族人就饮用一种名为“鹧鸪茶”的野生茶。

在街巷闲逛，看见有的餐馆打出“早茶”的招牌，这与广东人的早茶相似，吃早茶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，有闲就能吃早茶。像我这样的懒人，偶尔喝一回早茶，倒也无所谓，如果每天皆如此，即便有仪式感，也会失掉兴趣。总的来说，喝茶这回事，要因地制宜，不必太夸张就好。

朋友在骑楼老街上有一间茶室，环境幽雅，闹中取静，“往来无白丁”，自有一番趣味。偶尔，这里也会举行小型的文化沙龙。但这与“老爸茶”是不同的风格。茶虽然不是海口人的必

需，但却是不可或缺，在通常人的情况下，爱茶的人数量不少，这其实是跟当地的气候和文化有关。这就像成都人泡茶馆，不过是通过这一媒介达到生活中的平衡。“老爸茶”与此亦多有相似之处。

但这次来去匆匆，却失去了观察茶客，略有遗憾。不过，《海南日报》有一个栏目为“茶悦人生”，对我来说，通过这里讲述的种种故事也是可体验海口的茶味。我看过一些海口茶馆的照片，茶客年龄多数偏大，但喝茶的状态自然，少一点生活焦虑。对我来说，何尝不是如此：喝茶可缓解日常的焦虑。

海口的茶馆不只是可以喝茶，其他饮料也可提供，与其说茶馆是喝茶的地方，倒不如说是休闲的体验所。

如歌行板 黄慈洲  
西秀海滩的早晨

清晨，我漫步于集综合竞技、运动、休闲、娱乐等旅游配套服务为一体的海南海滩游览风景地——海口西秀海滩。

西秀海滩，在距海口市中心约六公里的大道旁。是海口市最大的海水浴场（大众海滨游泳场）、国际帆船帆板训练比赛基地、国际游艇俱乐部、水上运动中心、观海台、餐饮店等，像一串珠子，连在一条1200米的海岸线上。这一带自然环境可谓得天独厚，蔚蓝的海水陪衬着金黄色的沙滩。人造景观也是巧夺天工，景色秀美，真是旅游休闲的好去处。

西秀海滩的早晨，是如诗如画、如梦如幻的仙境。倚在海滩栏杆处，远眺早晨的大海，无边无际，海天交融，壮观宽阔，使人顿觉心胸开阔，神清气爽。海风阵阵吹来，海浪从海平线上滚滚而来，撞击在礁石上，溅起了如碎玉般的浪花，海浪一浪紧接一浪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它向岸边细软的沙滩涌来，乳白色的浪花忽而高飞，发出“啪……啪……啪……”的声响，像在奏着一曲永远也奏不完的乐章，忽而又在坠落后缓缓向前，轻轻地抚摸着沙滩，给沙滩勾勒出一道白色的裙边。海鸥嬉游，追逐着海浪，似是在海浪上翩翩起舞，舞姿曼妙。几艘轮船停泊在秀英港码头或靠近的海面上。渔船被风吹得像摇篮一样摇着，勤劳的渔民正站在船尾向海中撒网捕鱼，好一派辛勤劳作、清新活泼的景象！

这时，一缕柔和的阳光从云雾中投射到海面上，像片片鱼鳞。东边，远处高楼林立，集装箱港口正在忙碌地装货卸货；近处的国家帆船帆板训练比赛基地沙滩上，运动健儿和参加快速体验的游客正忙着启动帆船帆板。顿时，海面上白帆点点，相互竞发，与天上的白云交相辉映。几只指挥训练的快艇在追波逐浪，航海灯塔旁的礁石上，年轻的情侣提着垂钓的鱼竿……它使我记起了丁洪《渔乐》里的句子：

“写取一枝清瘦竹，秋风江上作渔竿。”

还记起了沈全期《钓竿篇》里的句子：

“朝日敛红烟，垂竿向绿川。”

……

西秀海滩是海口市的滨海带状公园，沿着海岸线铺设了两条健康步道。在健康步道或在下沿的沙滩上，游客和附近的居民，或跑步，或散步，或遛狗，或玩沙，或照相，分享着大自然带来的宁静和海风海浪带来的清爽。